四庫全書

史部

宋宰輔編年録卷六

宋　徐自明　著

英宗嘉祐八年癸卯

五月戊午富弼拜樞相弼既除喪授樞密使檢校太師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制曰兵布於天下而至衆故統之有本元謀出於堂上而無窮故資之於明哲是以基於静密式暢遠猷始乎幾微能成大務若時畀付兹謂勮艱具官富弼文武相資剛柔並適誠貫金石材隆棟梁往在先朝嘗為上宰至言

無隱精慮有開方國計之是毗以親喪而遽去況夫西漢而下距唐以還訖於本朝凡厥公相率就起復以為權宜而卿固執禮經懇辭恩詔三年始事四海具瞻再炳台符之文兼崇樞極之任重陪多賦庸示褒章於戲天命甚難神器至重始從纘紹正賴經綸韋元老之聿來偕衆賢而同濟庶幾凉德罔累慶圖

英宗自嘉祐七年立為皇子八年三月辛未即帝位丙子皇帝不豫己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

國事五月謢拜樞密使同平章事治平元年五月皇太后歸政嘉祐初韓琦與富謢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私與樞密院謀之自謢使樞密非得旨令兩府合議者琦未嘗詢于謢也謢頗不懌及太后還政遽撤東殿簾帷謢大驚謂人曰謢備位輔佐他事固不敢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衆謢自是怨琦益深長編太后還政謢遷户部尚書以

不預定策懇辭

治平元年甲辰

閏五月戊辰宰相韓琦加尚書右僕射自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魏國公除

制曰無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者當國之所先況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異數於昭大猷具官韓琦天資惇純世濟英敏擢自先帝付予沖人潘邸側微首與建儲之議宮車出駕復為定策之忠尋屬過哀

之所傷在於幾務而闕廢乃能厲一德以無懈底庶工之允修逮茲平康實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東臺重啟多封益陪真賦於戲書美伊尹勲格於天史稱霍光義形於主今朕所得宜無媿焉

二年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且門下中書與尚書號三省其長官皆宰相之任莫有高焉者也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此不可不易也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為東西

臺此又明不可不易也從之長編附見四年正月神宗即位除守司空兼侍中

十二月戊子吳奎罷樞密副使以父憂罷

奎自嘉祐七年三月除樞密副使累遷禮部侍郎是年十二月以父憂去位在樞府凡三年明年起復仍名奎子大理評事見於延和殿面諭齎詔賜奎而奎固辭從之

是月丙午王疇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除

疇字景彝同知樞密院事翺之子也上嘗謂輔臣曰疇善文章歐陽修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為赫赫之名爾一日晚上御小殿名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移時上喜曰卿清直好學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是命疇辭不敢拜上遣內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晚須疇入乃歸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資輕望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近臣可為輔弼者上以初政除

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責授滁州團練副使

知諫院呂誨言公輔責降太重士論紛紜呂公著

亦上疏乞寢公輔責命不報長編

治平初王景彞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錢公輔為知制誥繳還詞頭時英宗初即位韓公當國以為始除大臣而下不奉詔恐主威不立乃特責滁州團練副使議者以為太過司馬君實知諫院意亦以為是而不救及後論陝西義勇章六上不行力求罷中始云錢公輔一上章止樞密使恩命於詔命未行之前而責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議於詔令已行之後而不為罪是典刑不均矣石林燕語

二年二月癸夘疇卒英宗甚悼惜之臨哭賜白金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謚忠簡他日謂輔臣曰王疇可惜朕於西府初得此人而遽爾淪喪豈國之不幸耶疇好治容服坐立嶷然言必以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可喜其執法亦闕事然於時不能無顧望執政纔五十日終於位及所享壽類其父騤云長編

治平二年乙巳

五月癸亥陳升之樞密副使自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除

呂誨言當先朝任陳旭時臣與唐介范師道趙抃王陶言其姦邪不當置於二府封章交上外則近臣主張内則宦官引援韓琦極力為地富弼依違不決凡論列半年陳旭出知定州臣等謫斥江外事既兩罷曲直不斷人言沸騰第成先帝之一失近崇政殿奏對奉承德音謂旭有才人或言其姦邪者不數日遽聞除命豈有中外言其姦邪明知

而復用旭升之舊名也

七月癸亥富弼罷樞相自行戸部尚書罷授檢校同平章事充鎮海軍節度使判河陽

制曰入筦天樞以導萬幾之命出蕃王室以倡九牧之風維時左右之良固無内外之間宜頒渙命式告治廷具官富弼執心端亮涵德粹茂有幾聖之學窮天人精祲之原有經世之材洞國家表裏之體方先帝之在御擢貳於冢司肆冲人之守圖名謀於密府百姓有衣食之遂四方無兵革之虞迺去冬以來屬疾在告雖懷憂國之

慮每上退身之文眷舊德之不忘終高情之靡巳聽解

神機之劇仍聯宰鉉之榮建海岱之高牙鎮河橋之巨

屏加以爰田之户衍以真食之封併舉㣲章式優賢輔

於戲進而合諸道得君子光亨之時退以遂其私保大

雅明哲之誼往加冲畚用翼丕成

𪻐以嘉祐八年五月拜樞密使是年七月罷再入

樞府凡三年初富𪻐久在告五月命宰相韓琦曾

公亮權兼樞密院公事十月罷權𪻐以足疾卧家累上

章求罷至二十餘上乞補外郡上固欲留之不可

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初除僕射及

使相踰凡八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且言僕射是正

二品官師長百僚使相者文武中便是第一等俸

禄真宗以前惜此官禄未嘗輕有除拜仁宗幼冲

即位不曾檢詳祖宗故事无當時執政者徇私亦

欲自為己地遂開此例終仁宗一朝罷相罷樞密

使者皆除使相其間最為不可者數人並以不稱

職過惡彰露臺諫官互有抨彈本合得罪黜削而亦皆除使相領大藩使相以上有三師三公其品秩雖崇而俸禄甚少比使相絶然不侔也願立法自臣始不從謪止乞罷使相或僕射一官詔許罷僕射而改制焉

庚辰張昇罷樞密使自檢校行吏部侍郎兼羣牧制置使罷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彰信軍節度使判許州

制曰夫達進退之分則臣節高篤始終之恩則君道大

粤予耆艾之德久顓機密之司寵至而色愈兢年踰而志彌劭匪推殊奬曷表羣倫具官張昇敦簡廉之風賦莊厚之體早陞華於政路遂長議於樞庭從容樽俎之間荐収奇策密勿廟堂之上預定大謀自先帝之升遐方冲人之在疚顧家多難有若涉川之危緊國大臣遂成奠枕之泰嚮屢嬰於疾苦每願解於機繁朕雖眷春秋之高不忘忠義之至俞音未下素尚益堅宜膺台鉞之榮用寄藩符之秩陪始荒之奉邑衍新食之真封舉示褒

章式旌美績於戲安世且老豈不有夙夜之勞申伯於行是亦具文武之憲載惟令聞奚媿前修

昇自嘉祐三年六月除樞密副使五年十月除參知政事六年閏八月除樞密使是年七月罷在樞府凡六年英宗即位未幾請老英宗曰太尉勤勞王家未當遽去詔五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蹈受賜勿跪昇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禄養疾昇久在病告求罷凡七上章乃得請

同日文彦博樞密使自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長史潞國公充

呂公弼樞密副使自工部侍郎權三司使樞密直學士除本官充

彦博樞密使制曰天極環樞上通帝位之紀神兵會府內嚴師律之謀朕方垂構丕平進經常武雖天下無事思備禦之不敢忘蓋王者有征視安危之不敢忽適登髦傑資以輔予具官文彦博器閎而深材敏以濟早貢賢人之業實膺聖考之知以忠孝之名彰國家之盛節以文武之畧輯將相之大猷肆纂命於皇圖廼罹憂於喪紀

迨終哀戚甫見儀形屬疆事之方興煩師旅之載舉折
衝境外方將出憺於王靈収畫幄中曷若坐圖於廟勝
宜長機庭之務亶符巖石之瞻於戲過餌北敵未厭貪
驕之志再盟西夏猶包狂忽之圖終佇奇勲用恢遠馭
初彦博自河南入見上謂曰朕在此位公之力也
彦博對曰陛下登儲纂極乃先帝聖意臣何與焉
上曰備聞始議公于朕盖有恩者彦博遜避不敢
當行未至永興亟有是命宰臣曾公亮奏先朝樞

密使兼侍中在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之上今文彦博至乞班序如故事閤門奏天聖中兩府領宮觀樞密使兼侍中曹利用領景靈宮使宰臣王曾領會靈宮使故利用在曽上其後樞密使兼侍中不領宮觀則宰臣在其上從之長編

四年九月自行尚書左僕射除守司空公弼字寶臣宰相呂夷簡之次子初夷簡薨仁宗思之一日公弼自知開封府奏事仁宗目送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拜

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英宗在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為不善求易之公獨不可至是公獨奏事已英宗曰朕往在宮中卿不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矣逾月拜樞密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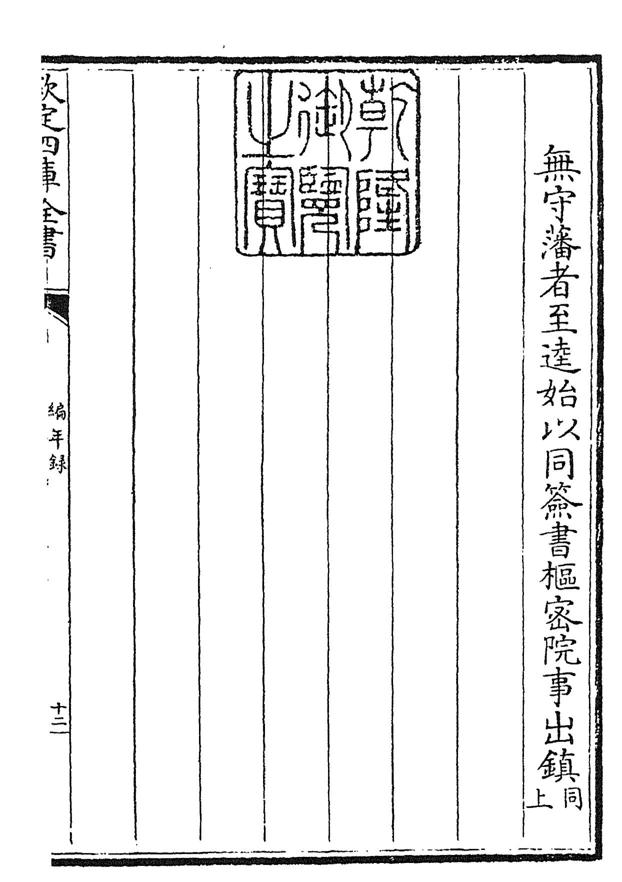
治平三年丙午

四月庚戌胡宿罷樞密副使授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知杭州

宿自嘉祐六年閏八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四月罷在樞府凡六年宿累乞致仕故有是命後遷尚書

左丞以太子少師致仕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子
太傅謚文恭
同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自殿前都虞侯容州觀察使遷檢校太保除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逵始
逵字仲通本邢州人少隸范仲淹麾下至是除同
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逵始逵既入
西府衆多不服或以咎琦琦曰吾非不知逵望輕
也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愿吾知端

愿傾邪故以逵當之或曰上本意欲用張方平琦
知方平不附已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矣宜稍復
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遽用逵知諫院邵亢御
史吳申呂景交章論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
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勲勞為天下所稱則
可逵黠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長編十月逵出為陝
西四路沿邊宣撫使無權判渭州逵懇辭簽書自
呂餘慶以參知政事權知成都府其後見任執政



無守藩者至逵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同上

宋宰輔編年録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宰輔編年錄卷七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李華文

宋宰輔編年録卷七

宋 徐自明 著

神宗治平四年丁未

正月丙寅吴奎樞密副使

正月丁巳神宗即位丙寅奎以父喪服闋復以禮部侍郎除

三月壬申歐陽修罷參知政事自尚書右丞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

脩自仁宗嘉祐五年十月除樞密副使六年閏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三月罷在政府凡八年彭思永等既以論脩貶而言者猶不已脩亦三上表乞罷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不可脩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啟口而脩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媕阿不

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既闕遂連上六表乞致仕不從脩纔年六十也長編初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官吏財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

求之有司初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臺臣以脩主此
議專以詆脩脩著濮議四卷脩在亳已六請致仕
比至蔡逾六年復請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
致仕居穎一年而卒時五年八月也年六十六贈
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
未及即告老天下高之時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
屛於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吕誨年五十八
歐陽脩年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

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脩喜薦士一時名卿賢士出脩門下者甚衆而薦常秩與連庶尤力秩晚仕於朝君子非之脩自以為失庶終不出脩自以為得也由是益辭宣徽之命語頗侵安石其略曰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安石見之滋不悅奏從其請遂有知蔡州之命司馬光嘗以脩表中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手書

之知其意有在矣丁未錄

初脩在青州上復欲用脩執政問王安石以脩何如邵亢安石曰脩非亢比也又問何如趙抃安石以為勝抃他日又問何如呂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謂勝公弼又問何如司馬光安石亦謂勝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名對與論時事更審察其在政府有補與否上乃遣内侍馮宗道賜以太原詰勅諭令入覲於是安石知脩決不附已益毁之曰臣固嘗論

脩在政府必無補時事但使為異論者附之轉更紛紜耳他日上論文章以為華辭無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華辭誠無用如歐陽脩文章於今誠為卓越然不知經不識義理非周禮毀繫辭時脩方力辭新命上未許也遂聽辭宣徽太原改知蔡州先是脩以病辭宣徽使至五六因論青苗法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荅而奏從其請長編

李燾云脩晚節不汚所以得為君子也脩熙寧元年八月自知亳州移知青州三年四月除宣徽南

院使判太原府七月罷宣徽南院使復為觀文殿學士知蔡州

癸酉吴奎叅知政事自禮部侍郎樞密副使除

上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上曰奎輔立先帝其功尤大遂越次用之

九月辛丑韓琦罷相自守司空兼侍中魏國公除守司徒兼侍中檢校太師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州

制曰朕光宅萬邦肇膺駿命正權綱之遠御謹名器之大方眷予宗臣特崇異數具官韓琦宣昭賢業熙亮天工光

翊三朝咸有一德材兼數器之用體備四時之和社稷足經文武惟憲在成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謙薦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毗之厚詔諭數頒而情闕之堅辭誠莫奪增寵上階之峻特開兩鎮之崇蔽自朕心事非舊典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得之全君篤於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師節之樂猶待袞衣之還乃情本朝不遐謂矣

琦自仁宗嘉祐三年六月拜相是年九月罷相仁

宗五年相英宗四年先是琦於嘉祐治平年間已累章請罷上即位又請至三上表謝（此有脫誤）太陷人矣琦即連表家居待罪詔起視事王陶又言琦雖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文德殿立班臣豈可更處風憲遂歸卧明日上諭翰林學士司馬光曰已除卿御史中丞光曰王陶言宰相不押班宰相竟不押班而罷陶憲職此則言職不可復為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是時韓琦猶在告參政吳奎聞

詔除陶翰林學士與光對易乃上疏論陶陶復疏
奎阿附宰相於是上批付中書除陶樞密直學士
知陳州而奎亦出知青州會曾公亮言奎不可出
仍使復位上既出王陶而韓琦曾公亮乃請下禮
官詳定押班典故司馬光以為宰臣當押班不須
詳定上遂令自今宰臣春分秋分後並以辰正為
垂拱殿視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一放
班餘日並依祥符勅命永為定制至是山陵復

土韓琦使事已因稱疾乞上相印避賢者路上以詔書慰撫不許琦又自疏有四當去復不許琦更不入中書請甚堅於是上夜召張方平議且曰琦志不可奪矣方平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乃授琦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是時河北數地震知梓州何郯因是上書以為陰盛臣彊譏切韓琦乞召還王陶以中上意上薄之後陶入為三司

使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呂公著復論陶賦性傾邪當韓琦秉政諂事無所不至自以嘗預宮僚欲立至公輔及為中丞挾私懷忿乃誣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滅族之禍反覆如此豈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丁未錄

初陶劾奏韓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專恣等事為喻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任新輔嗣君忽千官瞻視之庭蔑如房闥雖再拜表儀之禮重若丘山沮格臺文侮傲風憲宜加明憲用

肅具條琦公亮再上表待罪詔荅不允及王陶赴
陳州上表謝到任專詆毁執政其畧曰預知孤忠
必犯衆忌方權臣之乆盛復衆黨之已深禄去王
室者十年政在私門者三世言事忤意者決行斥
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鬬手詔一出則遷怒以
責人議山陵一費則懐怨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
為大惡以專心附已者為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
足凌豈思天戒之可畏又曰元台髙卧而有要次

輔效尤而愈悍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誦執政怒將

請其罪司馬光力言之陶遂得免長編琦既得判相

州入對上遂泣下琦亦感激垂涕稱謝詔琦出入

如二府儀大敕繫銜曹佾上又詔賜宅一區擢琦

子秘書丞忠彥為秘閣校理端彥亦遷官英宗

及上皆每以官呼琦其後上對忠彥語及琦亦必

呼侍中云上嘗與司馬光論及諸大臣上曰韓琦

敢當事賢于富弼但木彊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

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琦判相州辭兩鎮改淮南節度使判永興軍復判相州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先是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震於是以琦判大名府會王安石作相行新法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且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上親袖琦奏出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上既感悟欲罷其法安石怒甚取琦之章送條例司疏駮頒

天下又謂呂公著有言藩鎮大臣將興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自草公著責詞昭著其事因以搖琦琦遂辭河北安撫使徙判相州魏人涕泣遮琦數日乃得去魏人德琦乃相與立祠塑琦像而事之同上

至是琦薨前一日大星殞後園櫪馬俱驚薨時年六十八熙寧八年六月戊午也贈尚書令謚忠獻神宗自爲碑文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之碑配享英宗廟庭政和中追論琦定策之勲贈魏郡王

長子忠彦徽宗時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第

四子嘉彦尚神宗女齊國公主終瀛海軍承宣使

同日呂公弼樞密使自樞密副使刑部侍郎除檢校太傅充

制曰本朝之制並分二府之嚴執政之臣共幹庶邦之

重文武承式兵民是圖屬在賢明總司使職誕敷明制

布告大廷具官呂公弼器藴誠明機靈精遠瓌材任重中廣

厦之棟梁雅音自和合清廟之琴瑟登貳樞機之密洽

聞議論之長屢陳憂國之言多發便時之策深明王體

有柬朕心宜陞帝傅之崇以正本兵之重爰田增賦真食衍封名器益隆典章允穆於戲信而能用常思明哲之難知無不為期盡臣隣之益祇若休命以贊大猷

同日吴奎罷參知政事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

奎自治平四年正月復為樞密副使三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四月初中丞王陶劾宰臣韓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押班琦即連表家居待罪詔起視事而王陶以言不行辭職遂歸上乃除陶

翰林學士而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是時韓琦猶在告曾公亮侍祠獨吴奎同叅政趙槩具定王陶為客直羣牧使翌日進呈已得㫖退續奉手詔除陶翰林學士與光對易奎乃歸上䟽論陶上封奎䟽以示陶陶復䟽奎數千言奎阿附宰相於是上批付中書除王陶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吴奎户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青州上又面語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辭以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

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
諭琦以全始終之分方平既退上尋出小紙曰奎
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為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
去可乎方平復論如初司馬光亦上奏言奎名重
不宜為陶罷奏入上不悦及曾公亮祠事已入言
於上亦以吴奎不可出上乃詔奎對延和殿慰勞
使復位曰成王豈不疑周公耶及韓琦山陵使事
已因稱疾數求去更不入中書於是上夜名張方

平議韓琦判相州制復名知制誥鄭獬草吴奎知青州及張方平㕘知政事制時夜二府無有知者明旦獬進草遂降付中書其日司馬光適對延和殿上問曰奎附宰相乎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乎光曰奎言王陶過實安得無罪但士論與奎不與陶上曰令出外議何如光曰不聞也但陛下以張方平代之恐不厭物論耳及奎卒後陶始入為三司使丁未録　初王陶赴陳州上表謝到任專詆毀

執政其略曰夜取誥勑於上閤藏在私家朝請宣名於御前押歸政府轉主心易於拳石奪君命輕若鴻毛昔真宗久疾丁謂夷權已去復留異時同惡尚猶再行告命少挾正以為邪不敢便毀制書全無名而復位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力解之陶遂得免長編熈寧元年八月奎卒贈兵部尚書謚文肅奎在臺諫多所議論敦獎廉善有所知未嘗不言言之不從不肯茍止死之日家無餘貲

同日張方平趙抃並參知政事方平自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户部尚書除抃自龍圖閣學士右司郎中知諫院遷右諫議大夫除

方平字安道宋城人抃字閲道衢州西安人方平少頴悟絶人宋綬蔡齊見之以為天下竒才也共以茂材異等薦之中選復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又中選方平上平戎十策宰相吕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為國得人矣初上議罷參知政事吴奎時方平為翰林學士承旨上謂方平曰奎罷當以

卿代方平力辭上曰卿歷事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又何辭方平乞復奎位仍乞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嘆良久訖從之方平在翰林上所草詔上手劄褒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及韓琦求去甚堅上夜召方平議之因面命方平爲叅知政事方平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初方平代吴奎爲叅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

光因進言方平姦邪仁宗知之故不用不然則方平兩登制入二府久矣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輙紛紛何也既退復上奏言方平奏入於是光有復歸翰林之命未幾方平以父喪免後方平服將闋當還故官而中丞呂公著復論方平貪邪而王安石亦憎方平遂除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初上議還光翰林而御史中丞闕曾公亮請用安石方平論安石不可用乃用滕甫代光為中丞安石

用是憎方平也丁未録十月己酉參知政事張方平以父憂免熙寧元年正月詔方平起復上表乞終喪從之仍給半俸方平又辭給俸亦從之中書方平闕更不補以抑方平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知陳州後徙南京闕京師王安石言方平為御闕師遂拜宣徽北院使知青州除中太乙宮使宣徽南院使知應天府方平在闕雖不任職闕明數請便郡欲歸老乃有

是命初上謂方平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欲除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顧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上嘗對章惇稱張方平之美惇退以告呂惠卿上由是惡惇而王安石尤忌方平上欲用方平為樞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因私於安石曰安道入必於吾屬不利翌日再進呈其事遂寢後方平請老除東太乙宮使元豐二年七月除太子少師宣

徽南院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使獨命領使如舊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嘗知貢舉有薦王安石文學宜辟以考校方平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之檄以出自是與之絶其守蜀日蘇洵擕其二闕京師方平一見待以國士蘇氏父子闕云王偁曰方平附賈昌朝以譖吴育闕與也然方平志大氣高有宏毅開濟

闕

姦於將用之初知蘇氏父子之

闕

者矣趙抃嘗有密奏上闕

賒能時以經義啟沃茍非博達治闕

此藥非瞑眩厥疾弗瘳宜不憚煩闕

面議政事有一晝者輒密啟闕

長編

同日陳升之罷樞密副使自禮部侍郎為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知越州

升之自治平二年五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九月罷

再入樞府凡二年上始擢任楊定升之屢諫不宜

生邊事自是忤旨以母老請便郡有是命

同日韓絳邵亢並樞密副使絳自三司使吏部侍郎除亢自樞密直學士兵部員外郎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除

絳字子華億第二子也亢字興宗潤州丹陽人絳舉進士甲科亢舉茂材異等先是韓琦言絳忠直有公輔之器既擢任或毁絳上曰韓琦引去惟薦此人安可違也熙寧二年十一月陳升之既拜相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王安石深交韓絳兄弟

絳嘗薦安石為翰林學士絳間與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陳皆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闕之三年二月安石既入見又累奏辭位上諭韓絳令闕趣安石嘗與絳奏事絳闕不宜如此如此闕無一人同

癸卯郭逵罷同簽書樞院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

逵自治平三年四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九

月罷在樞府幾二年逵闕未闕簽書出為陜西四路沿邉宣撫使闕州嘗有軍功而驟躋政地言者交論之不聽神宗即位遷静難軍節度觀察留後闕還赴闕陶闕力闕上以劄諭陶等曰先朝闕雖士論闕然在位已踰數月後因西賊寇邉闕遣宣撫逮至闕中處事平允今遽罷之是先帝有任人之闕為人子必不可彰父之過寧負暗於知人之責耳其後御史張紀唐淑

問言逵自進用以來人言至今不息況聞王陶親奉德音中外側耳以俟聖斷若用范仲淹兩府出使例落簽書且在陜西任使於逵亦未為損趙抃為諫官又言逵簽書誠不允公議到闕未旬星變地震深秋雷電白晝氛霾不可不罷而逵亦屢乞補郡故有是命長編拜罷録恭脩 逵至鄆州纔七月徙帥延州逵攻交趾以逗遛不進坐責左衛將軍西京安置後復知河中府請老拜左衛上將軍卒贈雄

武軍節度使

熙寧元年戊申

正月丙申趙槩罷參知政事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徐州

槩自仁宗嘉祐五年除樞密副使六年閏八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在政府凡九年槩數以老求去位明年四月遂以太子少師致仕故事再請則許槩三請乃闕元豐五年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謚康靖槩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

歐陽脩坐累對獄槩獨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
中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仁宗大感悟以
故得全人以槩為長者槩既老脩亦退居汝南槩
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其相得如此事畧
同日唐介參知政事自龍圖閣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除
介字子方荊南人先是外人多傳三司使唐介參
預寶文閣直學士邵必主計諫官楊繪具以白上
既而介果除參知政事必權三司使翰林學士司

馬光登對上問光唐介參預何如光曰介素有剛勁之名外人甚喜長編執政坐待漏舍故事惟宰相省閱所進文書同列有未嘗預聞者介謂宰相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不知上若顧問何辭以對公亮乃與介同閱視後遂以為常同上始王安石之論奏謀殺為從者自首奏裁參政唐介力爭以為不可唐介之與安石爭論於上前也介曰此法天下俱以為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為

可首安石曰以為不可首者懼朋黨爾安石強辯
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懣疽發背而死安石又方鋭
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
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天下之人俱目為生
事曾公亮屢請老富弼稱疾不出尋俱引去趙抃
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稱苦者數十故
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蓋言安石生公亮老
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丁未錄 介簡伉以敢言見

憚神宗以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熙寧二年四月丁未卒介疾亟上親臨問為之出涕於其卒也親往奠贈禮部尚書謚質肅

七月己卯陳升之知樞密院事自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新知大名府除初升之自樞密院出知越州呂公著因對言升之練邊事有才能陛下何不置陳許近郡可備緩急謀帥上然之遂自越州遷許州尋又改大名府升之前與文彦博同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被

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先是陳升之登對上面許擢置中樞右正言孫覺相繼登對上因與言陳升之宜居宥密時升之已有成命而覺不知退即上言宜使邵亢知永興升之為樞密使上以覺為希旨取恩責為太子中允長編舊制樞密置知院則當為副使者皆改同知院若置使則同知院復改為副使於是文彦博吕公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上以升之三至西府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

院事樞密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
十二月辛酉郜亢罷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越州
亢自治平四年九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十二月罷在樞府凡三年亢資長者然在樞府不能有所建明諫官孫覺嘗劾亢引疾辭位上容之於是諫官吳充又劾亢云滑稽無承弼之才沉闕非廊廟之器亢亦固請遂罷政出守四年九月亢遷禮部侍郎上卒東宫念藩邸舊僚特恩也七年十二月亳

州言郃亢卒上遣使致祭手詔曰亢藩邸之舊可
優贈以官并賜謚乃贈吏部尚書官其親屬五人
所推恩各陞二等即其鄉造宅五十間賜之太常
謚曰安簡
熙寧二年己酉
二月己亥富弼再入相自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鄭國公除依前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
制曰秉籙膺圖將繼配天之大業銓時論道必資名世

之元臣以言乎體貌則舊德之英以言乎望實則羣材
之表爰立作相宜莫如公具官富弼學足以造聖人之微幾
足以通天下之變由賢科之得雋推遠業以奏功在仁
祖時則首冠廟堂有弼諧一德之美在英考時則再登
樞府有折衝萬里之闕庶績咸熙太平將洽屬留侯之
多病容裴度之闕休闕宜神明自復是用名從方
守進拜闕台仍闕揆之舊闕兼東臺之茂秩爰田衍賦
盟府易勲茲實異恩庸昭闕於戲上理乎天工則日

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 闕 物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方傾風而待命凡予欲治維爾責成

先是治平中弼已病足以使相判河陽上即位歲餘請移汝海以避濕鹵許之俄名入覲且詔肩輿至殿門賜坐從容博訪當世之務弼以誠對上甚鄉納之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且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又問

為治所先弼曰阜安宇内為先上留弼為集禧觀使弼力辭赴郡至是復以觀使召既對上宣諭曰君臣須上下相照盡忠盡節不得有隱弼因言陛下好用人伺察中外之事人君御下猶當明白賞善罰惡令人心服又言内外之事多出陛下親批恐喜怒任情善惡無準此乃致亂之道又言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有人獻説于陛下願深賜省察無致後悔上改容聽納又曰今日得卿至論乃

沃朕心可謂金石之言朕不忘也遂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加賜第一區弼固辭上不許至章十一上始貼麻命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鄭國公丁未錄弼再入相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

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諫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决不然者上以久旱彌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闕理闕句非意在愛君忠在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几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致也事畧兩府同奏事已彌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若人懷私意各執已見互相疑間

則事無由濟弼又言今所進用或是刻薄小才害事壞風俗為甚須進用醇厚敦實之人上曰大臣正要與朝廷分邪正邪正分用天下自治四月甲辰上令中書樞密院開門通天章閣蓋欲與兩府坐而論道也初上委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執政召臺諫官至都堂富弼曰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同心以濟所願知諫院陳公輔對曰所為是耶天下誰敢不同非邪公輔雖欲同之不可得已意蓋謂

安石也

庚子王安石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除

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韓琦為相請立英宗為

皇嗣闕石紀察在京刑獄爭刑名闕

憂闕服除英宗異名闕時

闕猶在相位又不起於闕頗為不恭

宰臣曾公亮闕令德宜膺大用真

輔相之才闕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

備闕 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闕

安石闕 再詔名知江寧府其闕

林闕 學士安石聞琦既罷相闕 欲用王

安石為叅知政事曾公亮因闕之闕 唐介曰安

石恐難大任上曰卿謂文學不可任耶經術吏事

不可任耶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

迂闊若使為政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詣中書謂

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

自知之耳韓琦罷相出守相州陛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頷之上嘗與司馬光論諸大臣上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執拗此其實也是歲二月安石除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知制誥李大臨草制有曰與其明察為公莫若嚴重而有制與其將順為美莫若規正而有守循紀綱本教化闕

寧之乆其在兹乎無甚褒異優借之辭安石乃

闕

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可為朕推行朕湏以政事煩卿安石對曰臣固願助陛下有所為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頽壞庸人則安於習故而無所知姦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恐未及功效而為異論所勝爾上曰朕知卿乆非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非知經術無可

以經世務者上曰宜有以助朕至是遂除參知政事安石入謝上復問今設施以何為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上納其言自此安石取祖宗法度變更之天下騷然不安咸指安石矣初治平中邵雍與客偕行聞杜鵑而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不二三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丁未録 安石有口辯上常悅所言皆聽以此

日益多所變更遂薦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先是向為陜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向既兼領乃請以置制解鹽買馬自向壞法置馬遑用漸虛安石又論修均輸之政因言向可使遂以向為發運使請委向行其法於六路范純仁奏論之且言薛向小人不可安石愈益闕向尋召為三司使領農田水利遣劉彞等八人使行天下相度農田水利諸闕提闕農田水利官於是其後言水利者

闕

誨為闕過者始愧仰嘆服以誨為不可及闕

誨之先見亦自以為不及也上謂安石闕

言卿每事好為異多作横議或要以詳闕希

會朕意此必是中書人與闕　說朕闕　相知如

高宗傅說亦豈須他人為助闕　遂出知闕　自

安石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吕誨首論其過安石求

去位神宗為出誨御史劉琦錢顗劉述又交論安

石專肆胸臆輕易憲度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亦繼

闕

自後朝廷更遣使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闕

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為名其

實闕之闕青苗農田水利之法下使者旁午於

道人情闕鎮等極論之三年五月又置宮觀

闕以闕者於是龍圖閣學士兵部侍郎集賢殿

脩撰闕以病故提舉成都府玉局觀文彥博論

置宮觀差遣非是曰如何卿兩制乃令提舉玉局

安石以為卿病不能治事卿遂請老以尚書右丞

致仕初安石以學行負時望上方勵精求治引叅大政御史中丞吕誨將論之司馬光雅善誨相遇殿庭光問誨曰今日所論何事誨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光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

獘矣光又謂誨曰今日之論似傷匆遽更加籌慮
可乎誨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者
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
疾救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疏論安石十事且言
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闕是安石不闕事上奏
求去位上詔諭還闕日以經綸天下為
已任闕目頌於四方州縣
闕黜隨之所用俱憸薄少年天下騷然

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亦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罷諫職呂公著代呂誨為中丞亦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常李覺胡宗愈御史張戩王子韶陳襄程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事畧安石既用事日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輔弼異議不能回臺諫侍從力争不能得於是富弼罷相判亳州曾公亮罷相為集禧觀使司馬光極辭樞密副使不拜知永興軍呂公著罷御史中

丞知潁州程顥罷監察御史為澶州簽判韓維罷開封府知河陽初安石與韓吕二家兄弟韓絳韓維與吕公著友三人皆游揚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闕　皆厚善富弼曾公亮咸喜之至闕　揚之人俱退斥不用丁未録上闕　之人議論不可聽如王安石闕　當流俗毀謗亦何由能安職闕　相闕　與叶心施為公亮曰王安石闕　聖知如此雖

殺身報陛下自其闕　相與各欲致其義而

已上曰伊闕　天闕　重自以為天民之

先覺其志蓋如此闕　故與安石善安石得政

多所更張人心不寧范純仁名自陝西即言於上

曰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曰何謂也純仁曰杜牧

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即不見之怨也

及居諫職數言事大抵皆忤安石意劉琦等罷御

史純仁又力爭請速解安石機務以慰天下之望

并言曾公亮趙抃等不能救正詞氣甚厲遂罷同知諫院為起居舍人同脩起居注純仁固辭遂録所上章申中書其略曰王叅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頗率易輕信姦回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弃公論為流俗之語加以曾相公一切依隨闕叅闕能闕見之怒以白上純仁遂出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

之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
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令不足
守作闕　指此三事此是何理闕
下氣事唯恐傷民此即闕　言
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闕　仁宗在位四
十年凡數次闕　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闕
變闕　閣學士司馬光所草也初眉山蘇
洵來遊京師歐陽脩一見之大稱嘆由是名動天

下時王安石名亦盛脩亦善之脩勸洵與安石遊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作辯姦論以刺之此論既出安石始銜洵安石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洵子直史館蘇軾發策云晉武平吴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威專任管仲而覇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數欲用軾安石必沮毁之劉攽劉恕皆與安石

有舊安石既得政恨攽怨不肯同已乃交惡安石嘗欲引怨為條例司屬官怨固辭因言天子方屬公政事不應以利為先呂誨罷中丞怨見安石條陳所更法令闕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安石遂與之闕廣坐怨對安石之黨公言安石過失無所避聞者或掩耳攽尋通判蔡州怨監南康軍酒皆不得留京師初李定從學於王安石故安石使右正言孫覺薦之定至京師因謁李常常問

南方之民以青苗為何如定曰民俱便之無不喜色者常謂曰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勿為此言也定即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謂曰君今被旨上殿當具為上道之因客薦召對稱旨遂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丁未錄　又有寧州倅鄧綰者上書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百姓無不歌舞聖澤臣以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

一路觀之見天下皆然此誠百世之良法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於浮議也又與王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白於上使乘驛詣闕又累詔趣之既召對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吕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舊交累除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長編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吕惠卿既遭父喪安石未得腹心所託著作佐

郎編修中書條例曾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恱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經筵遂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以資序淺後改集賢校理遷檢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安石即行之或謂布當白叅政指馮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為俟敕出令押字耳同上初常秩不肯仕宦世以為必退者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見所下令獨以為是被召遂起對垂拱殿闕臣才不適用願

得復歸上曰卿來安得不少留異日不能用卿然
後有去就可爾遂除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勾國子
監李常與呂惠卿同檢詳三司條例常本安石所
引用者後除諫官言常平取息非便呂惠卿謂常
曰君何得負介甫上嘗謂司馬光曰李常非佳士
屬者安石家居常求對極稱其賢以為朝廷不可
一日無也以臣異議青苗之故寧可逐臣不可罷
安石也既退使人具以此言告安石以賣恩光曰

若爾誠罪人也安石之求分司也常雖言安石不當去又言青苗不當取息二分且乞罷之安石既出面責常曰君本出條例司未嘗預青苗議今又見攻何以異於蔣之奇也初淮南轉運判官蔣之奇嘗與安石書言百姓列狀乞蚤行助役新法曰上推不貲之惠下受罔極之恩安石具以白上曰百姓如此或稱人情不安者妄也之奇遂除副使後之奇乃反攻安石初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

上命樞密院陳升之同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及升之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條例難以簽書欲與安石白上併歸中書而安石以為恐不須併之闕為併之無闕御史中丞呂公著奏言罷條例司闕書為是已而闕亦無條例司之不當特闕安石闕文彦博曰俟羣言稍息闕歸中書於是條例司言常闕新闕命呂惠卿同判司農寺後五年冬詔中書有置局取文字煩擾官司無補事實

者悉罷之於是司農條例司始罷時熈寧三年五月也丁未録 先是安石既執政首取三司條例司别闕一局聚文章之士數人與相謀議遂議行青苗之法併置諸路提舉官上從之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天下使者冠蓋相望遇事風生於是范鎮呂公著李常等俱奏以為青苗法當罷所遣使者當追還而安石傅經義出已意辨論輙數百言牢不可觧宰相曾公亮陳升之皆争以為不便廷論方洶

洶而判大名府韓琦亦自外數條青苗害天下之狀來上於是上感悟始欲罷之安石惶遽自失家居累表乞分司呂惠卿懼失勢亟上表請對既對自往傳宣起安石安石既起闕以琦疏送條例司疏駁之於是上欲稍脩改其闕以合衆論安石曰陛下方欲以道勝流俗無以闕方戰自却即坐為敵所勝矣以故范鎮呂公著闕相繼罷逐而翰林學士司馬光亦辭樞密使而安石意猶未快又

以判亳州富弼諫新法落使相判汝州久之吏有不奉闕　益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固爭之曰不闕　行矣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無足顧也上曰豈若併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居家數日上遣使慰之乃出是歲熙寧七年也自新法行常平錢散之略盡旱災日廣流民無以周給之上大憂諭中書令常平錢穀常留一半其見倚閣戶

闕

給之安石雖甚不樂然上意不可回矣同上先

是青苗法行民病之雖一時臺諫之臣并侍從臣

爭言不可而安石愈益主之力韓琦時鎮北京於

是自外奏封事言青苗實為天下害奏至上始疑

焉安石心知上意疑乃移病固請分司翰林學士

司馬光草批荅乃以大義責安石有士夫沸騰黎

民騷動之語安石大憤立奏書訴於上於是上復

為手詔諭安石又令呂惠卿諭旨遂謝復視事安

石之在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上更以為疑安石出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安石遂取韓琦所奏下制置三司條例司疏駁之頒於天下疏駁既下韓琦不勝憤懣復上疏力言之於是御史中丞吕公著等咸言條例司疏駁韓琦非是上心知琦之精忠而又内重安石故青苗遂不罷當是時有唐垌者為北京監當小有

才辯韓琦甚愛之上書言青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大喜薦之召試賜出身驟用為同知諫院時樞密使文彥博亦數言青苗不便上曰吾令中使二人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對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閹乎安石每有中使宣召及賜與所贈之物必倍舊例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用能固上之寵二人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民間皆情願無抑配者故

上行其法益堅長編二年十月龍圖閣學士陳薦言大臣建退軍之議揹禁兵月廪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師祖宗之制所以重内輕外其來已久人情居處安習一旦輦從去國客食卒伍衆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舊上從之卒罷退軍議長編三年十二月初行保甲之法用五百家為一大保人極勞弊未幾慶卒因之為亂其後上亦浸知保甲之策為民患至有質衫襖而買弓箭者又有自闕殘而避

團結者闕

上深念之以責執政久之河平安石因詫以為功又自謂青苗之令已行獨保甲市闕免役者在得其人而行之乃復

闕陳又闕年上詔中書曰京城門外草市保甲

闕居民逐利求之排之亦無所用可速罷既而以自冬及春旱暵為災欲悉保甲闕以為水旱常不足貽聖憂上曰此豈闕事卒闕罷闕司農言今歲秋成請復編排保甲闕矣丁未録

王安石弟安國自西京國子教授召對帝因問安國卿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所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安國嘗力諫安石天下洶洶不樂新法俱歸咎兄恐為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家廟曰吾家門滅矣又嘗責曾布以惑誤丞相更變法令布答以朝廷變法子弟何與安國怒切責之安國後遷崇文院校書以非毀其兄卒為吕惠卿所陷云安石與弟安國白首窮經夙夜講誦琢磨子

雱從旁剽聞習熟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年十三
時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
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邉受患博矣故安石力主王
韶議後雱舉進士授旌德尉不赴作策三十餘篇
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所施行者尋召為太子
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弟安禮先掌河東機宜呂
公弼薦於朝謂材堪大用代還召對稱旨遷著作
佐郎崇文舘校書後除尚書左丞元城先生語録

曰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治未嘗無獘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覺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絶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𤳅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

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施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隣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變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之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

則顧命大臣等有不能回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天下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彊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涴論者雖欲誣之人主肯信乎此實行也闕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闕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闕禍闕可以此動故曰堅志

因闕之初與主

上若闕覆詁難使人主伏闕

成又大臣等敬仰闕

分非與熈寧初闕金陵者何

也僕以新對闕為大害不在是也

且論新法闕之法尚不同而金陵乃

以成闕祖宗所以不敢多為法

令者闕恐闕民也僕曰所謂大害者何

也先生曰正闕開且嘉祐之末天下之獘在於舒緩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因州縣慢易擢用新進少年而徺倖之路從此遂啟又教人主作威作福之柄故有不次用人至於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以為賞罰人主之柄且此柄自持可也若其勢必為姦臣所竊則賞罰綱紀大壞天下欲不亂得乎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庶官幾不復可進自王荆公欲廣收人才於是不以品秩高下皆得

進謁然自是不無夤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廡下以次留身叙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賓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閽吏以榜揭於門曰暇日不見客京師士人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廊下說話暇日不見客而非暇日見客以為異云石林燕語

十月丙申富弼罷相除檢校太師依前行左僕射同平章事武寧軍節度使判亳州

制曰三台處中以裁萬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黎民之蓄如山河之經九州若股肱之衛一體出處之際朕無間然具官富弼蹈中闕弗勉學幾聖而獨至識造物之未形貴之起闕朝盛德儀闕辟嚮召從於列屏俾進

翊於闕司為闕尚新闕未及經邦之務遽陳避位之辭
詔雖闕莫回章甫闕而復至朕憮然自念嗟莫能勝
既閔勞於闕機其聽闕於私佚建武寧之節以殿東闕
守景亳之符以長南闕仍莅鴻鈞之位尚優黄髮之行
於戲不處成功專老氏榮名之畏其旋元吉要義經履
道之終雖弗從於吾游亦自保於爾福
弼以熙寧二年二月再入相至十月罷為相凡九
月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是時富弼在告曾

公亮出使獨王安石叅政事心惡錢公輔等遽除出之公輔遂自知制誥知鎮江府鄭獬亦自翰林學士知杭州弼由此不平多稱疾卧家及御史劉琦錢顗等奏劾安石及其他大臣並落御史被貶范純仁亦露章顯奏琦顗指安石及在位大臣又盡録前奏申中書於是執政大臣俱列名露章求罷上以優詔荅之富弼自是不復出視事丁未録王安石既得志専權自恣盡取祖宗法度紛更之弼每

爭不能得故常移病不入旬日一再見三日一復謁告如是者數矣久之遂引疾辭位上省奏不悅以手詔責之弼既得詔皇恐復闕奏於是召見埀拱殿賜弼坐從容謂曰二府中謂卿實無病弼頓首謝曰實病既退遂稱篤固請不許奏五上又求對固請上不得已許之以弼欲西京養疾乃命判河南制下六日而乞改亳州於是令貼麻改正從弼請也弼之久在告也知諫院范純仁嘗上章

引義責弼一日上從容與輔臣論天下事上曰觀弼意亦欲有所為但須人俱無言乃肯為耳安石進曰如今要立事何能免人紛紜弼既力請去上將許之問曰卿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司馬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故

也上曰若有所施為朕不從而去可也自為相一無施為惟知求去他日王安石見上言事因力詆弼曰陛下以為富弼何如人臣但見其能一切合流俗以為聲名而已富弼若用其智畧無以過人所以有名譽為世所宗者能養流俗之交而已天下無事人主一切仰成故富弼得以此時收人譽若天下有事用如此智畧欲扶危救闕必誤天下事如闕

爾弼在亳州時

方行青苗息錢法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富民不欲請願闕　不可復得故得之不行而提舉常平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法行自貴近者始章下本闕　劾之連逮愈衆於是弼上疏自言主闕　獨坐臣又願賜告歸洛養疾詔許之有司承望風旨獄又不決會除劉摯為監察御史裏行摯即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疏奏上闕　開闕　至是獄具通判令佐各衝

替而弼亦落使相判汝州時四年六月也富弼之出也楊繪草詞云天付忠純安石大恨之安石曰御史劉摯彈擊奉法之趙子幾以為謟刻今營職奉公即謂之謟刻欺罔萬端即為忠純何以正朝廷其後因繪爭役法上語執政曰繪作弼制乃更譽弼殊不體朝廷意弼辭汝州之命詔不許弼既不得請乃止乞更不簽書新法不報弼於是言新法臣不曉不可以復治郡請復還京洛養疾卒得

以歸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進封韓國公致仕後因故參政王堯臣之子同老
上言至和二年嘗與文彦博劉沆及弼乞立英宗
為儲嗣神宗嘉之以弼為司徒元豐六年閏六月
丙申弼薨年八十弼雖致仕家居而朝廷有大利
害知無不言弼已病猶上章言事大抵論君子小
人為治亂之本且言上左右多小人是日大星殞
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至闕

夢司馬光范純仁哭之子紹廷紹闕泣曰闕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光純仁曰當不闕世莫知其所言者贈太尉謚曰文忠元祐六年贈太師配享神宗廟庭篆其碑曰顯忠尚德紹聖中章惇用事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而復闕廟弼好善疾惡出於天性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弼早有公輔之望

天下皆稱曰富公名聞敵國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云

同日曾公亮拜昭文相自集賢相除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魯國公陳升之拜集賢相自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除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公亮昭文相制曰王者攬髦傑以盡天下之謀總神機以濟天下之務故君臣同力相得益彰陰陽並和以致大治適登碩輔庸告羣倫具官曾公亮德應中孚道經皇極躬清慎之一守歷險夷之百為巫咸之乂商家雖載六

臣之列留侯之安漢祚未膺上宰之榮朕拂龜而見祥
端扆而定志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衮之元若股肱之
輔予躬若垣墉之保予室顧於倚用維以裳成於戲覽
前載之文考名臣之事盖叔業之佐其迹易而守成之
相其功難宜兔輯於嶶猷庶共恢於遠御
升之集賢相制曰闕　三闕　則風雨不失其序聖如二
帝然股肱亦繫其人上闕　之明下諟國鈞之寄方
審求於賢輔闕　叅闕　於政闕　若時登庸盖出定命具官陳升

昔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叅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傍制之此明主用人之大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戒之矣丁未錄

初陳升之與王安石同制置三司條例司難以簽書欲令孫覺吕惠卿領局而升之與安石提舉安石欲如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上曰乃者陳升之在密院今

之
識幾聖藴謀合皇猷學積闕原而心彌闕智酬于變
而力彌裕早膺仁祖之擢以遺文考之知肆予冲人克
即大任問甲兵則有鎮撫四方之畧問衣食則有運理
羣物之心朕稽百王之謨經一世之績宜進躋於賢序
以延登於宰闕知歴選之既難體委用之既重則義莫
得以憂已道維專於澤民豈特無疆之休亦有無窮之
問於戲論金穀之計宜歸内史之司作霖雨之滋是應
高宗之命往熈帝載庸代天工

本朝宰相有以侍郎為之而無左右丞為之者學士王珪當制以故事言故升之躐遷尚書上既許富弼辭位問弼曰卿即去誰當代卿者弼薦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升之資歷髙於安石而素與安石相表裏故安石勸上先用之上曰文彦博朝廷之宗臣朕方倚以疆陲之事雖用陳升之為宰相其令升之位彦博下以稱朕遇賢之意彦博言國朝樞密使無位於宰相之右

者獨曹利用嘗位於王曾張知白上臣忝文臣不敢亂朝廷尊卑之序詔不許彥博再辭遂命升之班彥博上長編上既相升之問司馬光外議云何光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俱閩人二參政俱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得更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

俱在中書併歸中書如何安石曰升之恐以制辭云金穀之計宜歸内史之司故以任此職為恥陛下本置此司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差韓絳共事甚便上曰善十一月乃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為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患同執政者間不從奏設制置條例司升之共事凡所欲為自條例司直奏行之

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賛助或時為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其詐甚徳之故安石推升之使先為相其制詞學士王珪所草也闕登相位於條例司遂不復肯關預安石

闕事盡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為已任

也安石闕二人於是乎始判長編三年三月壬辰朔闕陳升之皆稱疾在告與安石爭青苗錢不闕也甲午升之與安石議論不合以母老

乞闕上固望之升之既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卧家逾百日求解政事不許九月辛卯復求入見有旨再拜而已令扶至殿門

熙寧三年庚戌

二月壬申司馬光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除辭不拜

光字君實陜州夏縣人舉進士甲科王安石既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進少年光

時為翰林學士力爭之因屢請去上曰君子小人
盡知卿方正呂公著使契丹亦問有司馬光者其
人甚方正今為何官卿名為敵人所知奈何出外
光固求補外不許頃之上用安石為參知政事用
光為樞密副使光以言不從辭不拜上章力辭至
六七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
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
不敢受命神宗遣人謂光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

不當以他事為辭光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遂復上疏極諫疏奏上優容之光愈益請乃收還告勑詔依所乞先是上欲置光西府安石曰今陛下置光於人上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切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復視事因固辭遂欲罷之曾公亮以為不可上曰青苗事何與於樞密副使光不當以此辭公亮乃已時韓琦

上疏論青苗之害神宗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不許既起視事青苗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卒以書喻安石三往返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改也安石卒不聽光由是與安石怨矣神宗猶欲用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三年七月樞密使吕公弼將去位上議所以代之者曾公亮韓絳極稱司馬光上遲疑未決始欲用馮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馬光固佳

今風俗未定議論尚紛紛用光即異議有宗主事無可為者絳徐以安石所言為然公亮言不當以此廢光固請用之上弗許乃獨用馮京為樞密副使明日又謂執政曰京弱并用光何如公亮以為當安石曰比京差彊然流俗必以為宗主愈不可勝公亮又論光可用安石曰光言未嘗見從若用光光復如前日不就職欲陛下行其言朝廷何以處之上遂不用光光在永興奏乞倚閣災傷地分

所欠青苗錢奏入不報光之官踰月乃上疏曰臣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云云疏奏上猶有意用光四年詔光移知許州令過闕上殿上曰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矣光訖辭許州固請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脩資治通鑑久之乃從其請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四年五月呂誨病亟光往省之問有以見屬

乎誨張目彊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

七年三月乙丑以久旱詔求直言初光自許州乞

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即絶口不論事至是讀

詔泣下光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

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且言執

政之臣在於好人同已而惡人異已閏四月光復

上䟽論當今之弊言臣衰疾浸增是以冒萬死一

生為陛下言之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信此則天也

臣不敢復言矣十年十二月司馬光以書與吴充充代安石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召還光等又薦孫覺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其後執政缺上有無人才之嘆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以邪説壊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别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

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逼之使去亦不去矣上之眷禮於光不衰如此元豐三年三月光奏提舉嵩山崇福宫已經兩任難更除授止乞專修資治通鑑詔特許再任資治通鑑成除資政殿學士降詔褒諭五年將行官制上謂輔臣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第四任提舉崇福宫詔滿三十箇月即不候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

是歲秋宴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及吕公著為師保光與公著上雖議論終不合而極口稱其賢以長編與丁未録參修元城

先生語録曰神考之信任金陵是甚次第而老先生號為黨魁故金陵以兩府啗之欲絶其辭然老先生是豈可以官職啗者也故聞政府之命其去愈牢當時臺諫皆金陵之黨遽造一件大事㸃汚老先生如霍光事神宗謂金陵曰前日言章大無

謂司馬某豈有此事金陵請事目神宗曰置之譊
言不足道也故老先生以端明為崇福退居於洛
者十五六年天下之望翕然歸之至於元祐之初
主少國疑之際一用老先生天下無異論儻神宗
聽人言以一二事汙蔑之重責黨魁以厲餘臣之
異意者雖天下知老先生無此事而天下之士惡
直醜正或有疑者則老先生之聲價豈得如此大
近來朝臣之出必有言章醜惡之辭極力詆毀之

至令天下無一全人萬一要箇好人使安可得也此不是國家壞人乃自壞也又曰金陵在侍從時與老先生極相好當時淮南雜說行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時又有老蘇人以比荀子但後來為政與老先生議論不合爾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别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

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黙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賣金陵者呂惠卿吉甫也

四月己卯趙抃罷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抃自治平四年九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四月罷在政府凡四年王安石用事下視廟堂如無人因爭

新法怒目同列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臯陶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耶安石默然抃與安石議論多不恊安石更張政事抃屢言其不便及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不拜一時正人相繼引去抃乃上言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不許時安石家居求去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抃獨欲俟安石叅改由是新法不罷抃

大悔復上言極論因累章乞罷遂命出守杭州後自知青州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前此無政府復知成都者抃請行上甚悅後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

同日韓絳參知政事

侍御史知雜事陳襄言竊聞已有制命除韓絳樞密副使兼參知政事陛下始用王安石參預大政

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行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遷為丞相而絳又領之曾不數月今又以絳參預政事則是中書選任大臣皆以利進自古至治之朝未有此事也臣欲乞罷絳參知政事令後中書選任大臣必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而不得以利進絳自治平四年九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三月兼參知政事執政凡四年夏人寇慶州九月除陜西路宣撫使十二

月即軍中拜相

七月壬辰呂公弼罷樞密使為吏部侍郎觀文殿大學士知太原府

公弼自治平二年七月除樞密副使四年九月除樞密使是年七月罷在樞府凡六年王安石變法

公弼屢勸上宜務安静又與韓絳争肉刑議不協

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附安石竊公弼論奏

草以示之安石輒先白上上始不樂公弼及胡宗

愈攻絳上疑公弼使之於是謂執政曰公弼屢反

覆令并州闕人宜即使公弼往曾公亮言公弼先朝兩府欲以轉兩官上曰陳升之出乃不曾轉官然卒從公亮言

執政罷改樞密使除宣徽使轉一兩官判藩府其次除觀文殿學士皆宣麻熙寧間吕惠穆公弼因爭新法求去王安石陰沮之只送舍人院命詞先公時掌外制繳詞頭舉典故論之安石勸上内批令後樞密使罷更不宣麻此禮數遂廢蔡元道官制舊典

五年正月上議除公弼代郭逵遂以知鄭州吕公弼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郭逵判渭州始用王安

石之言也上諭中書曰公弼在河東當五路師倉卒綏御有方故使代逵恐王韶生事則委之鎮撫公弼聞命即戒行上喜復召對面加慰勞而遣之

六年三月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西太乙宮使呂公弼卒贈太尉謚惠穆

同日馮京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授戶部郎中權御史中丞遷右諫議大夫除

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自鄉選至廷對俱策名第

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上嘗謂王安石曰京似平穩安石曰京燭理不明若皷以流俗即不能自守盖京嘗為御史中丞上疏論時政因陳六事神宗以示王安石安石深詆之上曰京作中丞恐失職令作樞密副使何如安石曰亦可也於是吕公弼將去位上議所以代之者曾公亮韓絳極稱司馬光上遲疑未決始欲用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沮之乃獨用京

九月庚子曾公亮罷相除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

制曰朕緬尋前載之文樂見名臣之節蓋位至者予國心有加於澤民功成者本天道惟在於抑已誕揚贊册以告治廷具官曾公亮懷器通時潔身絕類登逢熙於神運寖發蘊於賢謨膺二后之顧言奉冲人於大統自初輔政十有五年而四邊守於封疆百姓遂其衣食匪圖近歲繼託一誠深據禮經之陳欲還君務而去雖終食而屢歎卒高情之莫回況留侯未衰何遽遺於人事且周

公雖老顧猶在於京師其保宏父之居兼管納言之任高旗鉅節遥臨踐土之津閒館珍臺獨把浮丘之袂於戲以退為進蹈天下難僟之風不德其功應君子有終之吉往祗茂寵更穆英猷

公亮自仁宗嘉祐六年閏八月拜相至是年九月罷在相位凡十年神宗初即位公亮自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英國公除尚書左僕射依前兼集賢進封兖國公不以監修國

史及昭文館大學士授公亮為韓琦故也至熈寧元年正月以旱甚公亮援宰相以災異罷免故事乞罷政手詔荅以書雖百上朕亦不聽也二年二月富弼始為首相十月弼罷公亮乃遷首相初濮議之起御史呂誨率臺屬劾奏參知政事歐陽脩首開邪議宰相韓琦曾公亮附會依違不報及新法之行劉琦錢顗等奏劾王安石併及其它大臣其奏曰曾公亮位居丞弼反有畏避安石之意陰

自結援更相稱譽以固寵榮致安石敗壞中書故事曾公亮之罪也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疏奏琦等遂罷御史知諫院范純仁亦露奏乞觧王安石機務并言曾公亮趙抃等不能救且曰曾公亮年高不退一切依隨趙抃心知其非不能力救亦不報時右正言李常言青苗不便上閱常奏顧曾公亮陳升之曰常平事經中書行遣令人言紛紛如此乃因執政論議不一故也公亮曰陳升之

乃元敝法之人李常亦同論議今尚俱以為言則其不便可知公亮因請罷提舉官收執法付提刑司行之若併新法悉廢之尤善於是上問李常疏如何措置安石令常分析公亮升之力爭安石亦力辯之公亮曰安石但欲己論勝耳上正色曰豈有此邪公亮曰此言若誣天實臨之上卒令常分析公亮升之與安石爭青苗久不勝皆稱疾在告

三年二月先是詔諸路提刑體量覺察提舉常平

官抑配人戶青苗錢并州縣抑遏不散及韓琦言青苗之害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陳升之等舉行前詔乃刪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語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面責曾公亮等曰為宰相當有執守何得妄降劄子令體量抑配青苗又輒刪去當日詔語公亮等不敢抗五月戊戌上問王安石條例司可併入中書否安石曰待修中書條例有端及已置屬自可併為一令尚闕合與韓絳請間奏事未可上

曰豈防曾公亮異議乎及問陳升之何如安石曰升之猶可共事公亮多用機巧又專欲守其故態自呂公著齟齬以來及得升之叶助益難與議事上曰公亮老亦且去矣初公亮久在政府王安石之入也公亮力薦引之故安石初參大政上召謂曰曾公亮必更與卿協力及同執政公亮知上方向安石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置條例司更張衆事一切聽之每遣其子孝寬與安石謀議至上

前無所異於是上益專信任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故推尊公亮而沮抑韓琦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俛首不荅安石厲聲與之往返由是言者亦以安石為專而公亮不預也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同己數加毀訾公亮年已七十雖屢乞致仕上輒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黨友猶疾之其後安石益自用公亮數爭

上前不能奪屢請致仕至是始得罷以集禧觀使五日一奉朝請大勑繫銜在曹佾上出入如二府儀仍詔公亮諸子依韓琦例推恩遂以比部員外郎孝寬為祕閣校理孝宗孝純並遷官熈寧四年四月判永興軍慶卒已伏誅公亮一以鎮静待之人情遂安飛語亦息上聞謂王安石曰大臣肯奉法如公亮極不可得也遂詔赴闕為集禧觀使五年六月遷守太傅致仕特許告謝故事致仕官不

入謝上以公亮三朝故老特加禮仍給見在支賜
未幾子孝寛簽書樞密院事迎公亮就養西府元
豐元年閏正月太傅兼侍中致仕魯國公曾公亮
卒年八十上奠哭之輟視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
配享英宗廟庭謚宣靖及葬恩禮視韓琦篆其碑
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勲之碑前一日車駕又臨
之特恩非故事也上嘗論輔臣曰公亮謹重周密
内外無間受遺輔政有始有卒可方漢張安世公

亮善薦士多得人然持禄固寵為世所譏初詔遺表外增推恩二人子孝宗遷一官孝純賜同進士出身後孝純辭出身乞將所得恩官其族人之未仕者許之紹聖元年七月曾布因言曾公亮先帝以為亞勲而其家殊不為朝廷所旌寵自孝寛卒今獨孝純一子二十四年不改官先帝嘗賜出身辭不受權太常丞為執政所梗遂闔門不仕上矍然曰殊不知其有子

辛丑馮京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除

吳充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右司郎中權三司使遷右諫議大夫除

充字冲卿尚書左丞育之弟也上初欲用充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曰充與臣有親嫌乃徙京而充代之

十月戊寅陳升之罷相以母憂罷

升之自熈寧二年十月拜相是月丁母憂為相一年升之母卒上為輟視朝明年詔起復升之請終

喪許之元豐二年四月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秀國公陳升之致仕時直學士院安燾草辭有云尹躬一德共嘉同體之和說命三篇獨先注意之任卒有成績基於始謀御史舒亶指此六句以為悖禮失實詔燾改之乃盡去六句止曰蚤從士論擢與冢司後二日升之卒贈太保中書令輟視朝二日成服於苑中謚成肅

十二月丁卯韓絳王安石並拜相絳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除同平章事昭

文館大學士安石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絳昭文相制曰三王臣主俱賢不能止誥誓之事二帝揆嶽在内其唯協天人之和蓋近迹狹而易循至化默而難運朕欲馳寥廓之見舍攣拘之文大超不世之君須謀非常之輔具官韓絳蹈先聖之學躬上賢之資思功名為已圖慕忠義之前躅而復正色自峙綽有大臣之風臨機不囬多適庶事之要文武兼備其器股肱實繫其人朕登延閎材既偕羣策之慮度軼往制何愛隆名之

私顧金節之未還將袞衣之已屬其位百寮之冠以司
大政之元且唐相之願為良臣終授君以顯號秦穆之
尚詢賢老猶躋俗於闕　豈伊英猷不至上治於戲形
範正金錫美則為國利器之彊陰陽和風雨時則為天
泰階之應往宣一德庸底丕平
安石拜相制曰夫天地至神也非統氣運物則功不足
見於時聖賢一道也非經世裕民則名不足見於後故
士莫不待辰而欲奮志莫如得位而遂行矧夫居三公

之官而有臨四海之勢豈不能寵利澤躬義榮以事施於一時而譽動於後世者哉具官王安石良心不外德性攸尊至學窮於聖人貴名薄於天下不以榮辱是非易其介不以安危利害辭其難方予訪落之初勞乎用賢之務昭發猷念與裁政機衆皆所傷曾靡相身之憚孤忠自許唯知報國之圖朕取其知道者深倚以為相者久葢合至公之首肆敷大命之休若作室用汝為垣墉若濟川用汝為舟檝予有遺而汝弼汝有為而予從於時

大亨蓋出絕會於戲自成湯至于帝乙靡不懷畏相之
心若孟子學於仲尼其唯達事君之道尚祈交勅卒俾
蒙成
安石自參知政事為史館相辭不許又辭又不許
乃受四年二月丁巳朔頒學校貢舉新制先是安
石奏請更學校貢舉之法詔兩制三館議之上得
翰林學士司馬光與直史館蘇軾議雖釋其疑然
至是卒除聲律專意經義罷明經及諸科更新制

如安石請其後又命呂惠卿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以安石子雱兼同修撰八年訓釋詩書周官成乃拜安石左僕射門下侍郎丁未録　時率錢助役官自雇人監察御史劉摯陳其十害安石使張琥為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曾布自請為之有旨令摯分析摯復上疏歷數時政之失其疏曰安石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二三年間開闔動揺舉天地之内無一民一物安其所者盖自青苗之議

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議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邉鄙之謀動邉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開淤田也則費大而不力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彊民以應今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民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絶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歴

日而官自鬻之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勢附佐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蠹民者謂之通變除用進退獨任一屬掾曾布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剗除廢亂存者無幾云云

摯遂被貶同上先是詔建東西二府各四位東府第

一位凡一百五十六間餘各一百五十二間東府命宰臣叅知政事居之西府命樞密使副居之九月府成上臨幸復賜宴于王安石位始遷也三司副使知雜御史以上皆預長編國朝沿五代後唐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賦之入朝廷未嘗預焉一歸三司總盬鉄度支户部位亞執政目為計相凡國家工役之費其所用皆蠹耗之大者必命三司使總之乃可節以制度也至王安石為

相自著周禮義以符合新法故持冡宰掌邦計之說謂宰相當主財計遂以三司分權凡賦税常貢征榷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煑海坑冶榷貨戶絶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其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預焉於是祖宗處國計之良法盡壞矣官制舊典章聖朝帑藏盈溢其名數皆籍於三司其總數在闕使得

知之章聖屢欲知其數宰相李文靖沆終不肯令
供恐其知數而廣用也乃深得祖宗置三司之微
意矣安石乃置旁通簿於御前盡籍國帑之數在
神宗恭儉郡國帑藏率皆富盈至崇寧後蔡京勸
上皇以奢費内興營繕外拓境土而又宦官各專
局應奉及淫巧繕修與夫除戎器備河患凡此之
類皆不先關戸部但請於朝廷或兼取於戸部者
非若三司府專案以關防也同上五年五月王安石

留身乞東南一郡言久勞又病恐職事有隳致累
陛下知人之明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宣所懷有
不盡當為朕盡言之朕何嘗違卿天下事方有緒
卿若去如何了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卿
於朕豈他人能間六月辛未王安石入見上怪安
石求去曰朕於卿斷無疑心朕與卿相知近世以
來所未有卿安得不為朕少屈安石固乞退上固
留之丙子王安石又辭位上引劉備託後主於諸

葛亮事曰卿所存豈媿諸葛亮朕於卿君臣之分

寧有纎毫疑貳乎

同日王珪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以守本官

除

珪字禹玉開封人廷試第三除參知政事前一日

使者數輩名珪珪入上御小殿得旨草制相安石

上因出御批示珪曰已除卿參知政事翌日命果

下珪辭不許乃受珪在政府凡六年至九年十月

拜相

熙寧四年辛亥

三月丁未韓絳罷相自陜西宣撫使罷相以本官吏部侍郎知鄧州

制曰丞輔之任非端良而莫居典刑之行雖貴近而無間我有明命颺於大廷具官韓絳歷事三朝浸更衆職比疇勁正之器晉服弼諧之司屬者羗渠陸梁戎候騷動輟自貳公之列往定安邉之圖而聽用匪人違盭初詔統制亡狀綏懷寡謀暴興征師深入荒域卒伍駭擾横罹

轉戰之傷丁黃馳驅重被齎餉之役邊書旁午朝聽震驚朕以其推忠之勤誠為盡瘁執訊之績亦已居多方公論之騰喧覽奏封之引咎其伸憲法以解機衡仍舊秩於天官殿近藩於京輔於戲奉使失指雖生事之靡容原誠無他亦注懷之素厚往服成命無忘省循

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與王安石同拜相至是年三月罷在相位凡四閱月先是熙寧二年以尚書工部郎中李復圭知慶州復圭專殺喜功輕敵致

寇西人至傾國大入郭慶等俱死之於是朝廷遣重臣為宣撫使絳時為叅知政事請行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更歷臣宜往絳曰不可朝廷方賴安石安石曰朝廷所賴乃韓絳爾卒不許安石而遣絳乃拜韓絳為昭文相初絳之行也文彦博恐絳無功并任其責奏請為畫一以付絳而略無發兵約束安石亦請不預邊事而西討方略一以付絳絳用种諤謀欲取橫山遂城囉兀築撫寧堡調發

倉猝闕陜騷然人不堪命賊出兵爭撫寧堡陷之急攻囉兀城慶州兵遂大亂朝廷憂之乃罷兵棄囉兀撫寧學士院元絳草責絳制初云擅興征師上以為非擅興命改曰暴興以絳實得旨出師而措置乖方故貶拜罷録八月除觀文殿學士五年四月改知許州絳十上章乞歸田里守墳壠王安石亦為之言故有是命

宋宰輔編年録卷七